

DONATELLA

被弃养的
女孩

Di

PIETRANTONIO

娜泰拉·迪皮耶特兰托尼奥

陈英 刘思捷

著

译

L'ARMINUT

1P2.

被弃养的女孩

[意] 多娜泰拉·迪皮耶特兰托尼奥 ———— 著
陈英 刘思捷 ———— 译

L'Orminuta

Donatella Di Pietrantonio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北京

京权图字：01-2018-5648

L'Arminuta © 2017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.p.a., Torino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.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弃养的女孩 / (意) 多娜泰拉·迪皮耶特兰托尼奥著; 陈英, 刘思捷译. —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213-0437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多… ②陈… ③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9713 号

出版人 徐建忠

项目策划 张颖

项目编辑 何碧云

责任编辑 郑树敏

责任校对 徐晓雨

封面设计 Recns

封面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

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(100089)

网址 <http://www.fltrp.com>

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7

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213-0437-4

定价 45.00 元

购书咨询: (010) 88819926 电子邮箱: 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: <https://waiyants.tmall.com>

凡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

联系电话: (010) 61207896 电子邮箱: zhijian@fltrp.com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,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: 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: banquan@fltrp.com

法律顾问: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

物料号: 304370001

十三岁时，我还不认识我的另一位母亲。

我拎着一只笨重的箱子和满满一包鞋，费力地走上通向她家的楼梯，走到那层的楼梯平台上时，一阵油炸食物的味道迎面扑来。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门似乎很难打开，里面的人不说话，只是一边摇晃着那扇门，一边在鼓捣门锁。我看到一只蜘蛛吊在一根丝的末端，在空中摇荡。

门锁打开的声音响起之后，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出现了，她的辫子有点松，像是几天前扎的，她是我妹妹，但我从来没见过她。她把门推开，好让我进去，同时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。那时候我和妹妹长得很像，比成年之后像多了。

那个把我生下来的女人并没有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她怀里抱着的婴儿正把自己的大拇指放进嘴一侧吮吸着，或许那

儿快要长牙了。我进去之后，婴儿不再哼唧，母亲看着我，她怀里的婴儿也看着我，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小一个弟弟。

“你来了，”她说，“把东西放下吧。”

我垂下了眼睛，那个装鞋子的包轻轻一动，就会有味道散发出来。这时候，母亲怀里的婴儿又开始哼唧，他把头转向母亲的胸脯，口水流到了母亲褪色的汗衫上。最里面那个房间的门半掩着，里面传来急促、响亮的呼噜声。

“怎么不关门？”妹妹站在那里发呆，母亲用责备的语气问。

“送她的人不上来吗？”妹妹用她的尖下巴对着我，回了母亲一句。

这时候，“叔叔”（我不得不学着这样称呼他）进来了，他刚爬完楼梯，有些气喘。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，他用两只手指拎着一个衣架，衣架上挂着一件大衣，那件大衣是给我的。

“你妻子没来吗？”我的亲生母亲问他，她抬高了嗓门，怀里婴儿的哼唧声越来越大了。

“她下不了床。”“叔叔”摆了一下头说，“昨天我买了些东西，有些是冬天用得着的。”他向母亲展示了那件大衣的品牌。

窗子大开着，我把行李放在地上，朝着窗边走去，远处传来一阵喧嚣声，好像是卡车卸石子儿发出的声音。

女主人决定给客人煮一杯咖啡，她说，这样一来咖啡的香气也能唤醒丈夫。她把怀里哭泣的孩子放到了护栏里，从简陋的餐厅走向厨房。婴儿抓着护栏上的网子，想站起来，那张网是用绳子胡乱绑起来，堵护栏上一个窟窿的。我靠近他时，他哭得更厉害了，十分恼怒。那个每天都和他在一起、他认识的姐姐使劲把他从护栏里拽出来，放在地上。他循着母亲的声音，朝厨房爬过去。妹妹深邃的目光从弟弟那边转移到了我身上，看着我的脚。她先盯着我新鞋子上的金色搭扣，然后目光向上移，看着我的裙褶，我身上的蓝裙子

很新，还保持着出厂时的笔挺。她身后有一只大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想寻找出口飞出去，时不时会撞到墙上。

“这件衣服也是那个人给你买的？”她慢吞吞地说。

“因为要送我回这儿，昨天他特意买的。”

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一个远房叔叔，之前，我一直和他还有他妻子生活在一起。”

“那你妈妈是谁？”她有点儿垂头丧气地问我。

“我有两个妈妈，其中一个也是你妈妈。”

“我妈妈偶尔也会说起这事儿，她告诉我，我有一个姐姐，比我大一点，但我从来不太相信她的话。”

突然，她用手贪婪地捏了捏我的衣袖。

“过一阵子，这件衣服你就穿不上了，来年可以给我穿，你得好好爱惜，可别给我弄坏了。”

父亲一边打着呵欠，一边从卧室走了出来，他光着脚，赤膊来到我们面前。他循着咖啡的香味向厨房走去，看见了我。
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，和他妻子说的话一模一样。

厨房里，勺子叮当作响的声音停了下来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，声音不大，断断续续的。我忽然听到客厅有人拖动椅子，吓了一跳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是“叔叔”走过来和我告别，他很敷衍地摸了一下我的脸。

“你要听话哦。”他说。

“我把一本书忘在车上了，现在下去拿。”我说，我跟着他一起下了楼。

我借口说书在车前面的位子上，于是钻入车子，坐到副驾驶座把车门反锁上了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他坐上驾驶座，问我。

“我要和你一起回去，我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，加上现在妈妈病了，她需要我的照顾。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不认识楼上那些人。”

“别闹了，你得听话。你亲生父母在等着你，他们会很爱你的。家里有那么多小孩，大家一起生活多好呀。”他说话时，夹杂着他嘴里味道的咖啡味扑面而来。

“我想生活在咱们家，和你们一起。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请告诉我，我今后一定改，别把我丢在这儿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继续抚养你了，我们已经给你说清楚了。好了，别再耍脾气了，赶紧下车吧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没有看我，只是看着前方，但他面前什么都没有。他几天没刮胡子了，腮帮子上的肌肉有些抽搐，以前他发火时就这样。

我没听他的话，坚持不下车。这时候，他用力砸了一拳方向盘，从车上下去，要把我拉下车。我蜷缩在座椅前方的狭小空间里，浑身颤抖。他用钥匙打开车门，抓住我的一条胳膊往出拽，挣扎过程中，我的连衣裙肩膀那里裂开了一道几寸长的口子，那是他才给我买的。他的手抓得那么紧，我都认不出之前那位寡言少语的爸爸了，直到那天早上，我们都生活在一起，可如今他忽然就成了一个陌生人。

小广场的沥青路面上，轮胎灼烧的气味还残存在空气中，车子开走了，只剩下我和车轮开过的痕迹。我抬起头，发现有人从我们家三楼的窗户探出头来看。

半个小时后，“叔叔”又回来了，我先听到敲门声，

然后听到楼梯平台传来他的声音。我一下子就原谅他了，又高兴地拿起我的行李，可当我走到门口时，他的脚步声已经回响在楼梯尽头。妹妹手里拿着一盒冰淇淋，是我最喜欢的香草口味，“叔叔”来这儿是为了给我送冰淇淋，而不是要带我回去。那是1975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所有人都吃了“叔叔”买给我的冰淇淋，除了我。

傍晚时分，几个哥哥都回来了，其中一个冲着我吹了一声口哨，算是跟我打招呼，而另一个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。他们冲进厨房，胳膊肘互相顶撞，想在餐桌上占个好位置。这时母亲已经把晚餐摆在了桌子上。他们给自己盘里装满丸子，酱汁四溅。我坐在餐桌一角，轮到我时，只剩下一个软塌塌、上面沾了点儿酱汁的丸子，丸子里面白乎乎的，是用水泡过的陈面包加了点儿肉末做成的。吃完面包做的丸子，我们还没饱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就用面包蘸着盘底剩下的酱吃。几天之后，我才学会了争抢食物，学会了守住自己的盘子，不让别人的叉子抢走。那天，我盘里的东西本来很少，母亲想给我加一点，也被他们抢走了。

晚饭后，我亲生父母才想起来没有我的床。

“今晚你就和妹妹一起睡，你们俩都挺瘦的。”父亲

说，“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吧。”

“我们俩要睡同一张床，就必须脚对头睡，”阿德里亚娜给我解释说，“我的头对着你的脚，但睡前我们会洗洗脚。”她向我保证。

我们把脚都放到同一个盆里，阿德里亚娜一直在搓洗脚丫里的污垢。

“你看，水都黑了。”她笑着说，“这些都是我脚上的，你的脚本来就挺干净的。”

她找了一个枕头给我，我们走进房间，没有开灯，其他人都睡着了，呼吸均匀，空气中有一股子汗腥味，那是青春期的味道。我和妹妹小声说了几句，就头对脚地睡在床上。床垫是羊毛的，因为用的时间太长，软塌塌的，有些变形，睡在上面，身体很容易滚到床垫中间。床垫散发出一股尿骚味，应该有人尿过床，那是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。蚊子在找机会下口，我想把床单拽过来盖住自己，但没能拽过来，熟睡的阿德里亚娜往相反的方向扯着床单。

她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，也许是梦到自己从高处掉下来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挪动她的一只脚，把脸枕在她冰凉脚掌上，她脚上还残留着劣质肥皂的味道。整个晚上，她的腿都在动来动去，但我的脸一直紧贴着她脚上粗糙的皮肤。我摸

到了她的脚趾甲，有点扎手，我记得行李箱里有指甲刀，第二天早上可以给她用。

窗户开着，我看到一弯月亮慢慢在天空中移动，最后消失在窗框后面，天空上有零散的星星。看到没有房屋遮挡的天空，是我住在这里唯一的幸运。

“明天我们再想办法。”这是父亲之前说的，但他转身就忘了，我和阿德里亚娜也没再提。每天晚上，阿德里亚娜都会把一只脚伸过来，我把脸枕在上面。在黑暗中，到处都是呼吸声，除了阿德里亚娜的脚掌，我什么都没有。

5.

我正睡着，腰间忽然感到一阵热流，我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。我在双腿之间摸了一下，发现是干的。在黑暗中，阿德里亚娜只是稍微动了一下，她躺在床上，身体蜷缩在一个角落里，继续睡着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重新回到床上，尽可能把身体缩到最小。就这样，我们俩围着那块尿湿了的地方睡了。

尿骚味慢慢散了，只是偶尔会闻到。天快亮时，一个男孩——我不知道是谁——动了起来，节奏越来越快，持续了几分钟，嘴里还发出呻吟。

早上阿德里亚娜醒了，她头睡在枕头上，睁开双眼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。她看了我一会儿，什么也没说。母亲抱着弟弟过来叫她起床，闻到了空气中的味道。

“你又尿床了，真行啊你，我一进来就闻到了。”

“不是我。”阿德里亚娜说着，头朝墙壁转了过去。

“好吧，可能是你姐姐吧，但她可是有教养的人。已经很晚了，赶紧起来吧。”阿德里亚娜爬了起来，她们俩去了厨房。

我没作好准备和她们一起去厨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站在那儿，也不敢去洗手间。一个哥哥起身坐在床上，双腿张得很开，他一边打呵欠，一边用手调整鼓鼓囊囊的内裤。看到我在房间里，他皱起眉头，开始打量我。那天天气很热，我没穿睡衣，只穿了一件背心，他的目光停在了我胸上。我本能地把双手抱在胸前，挡住那儿刚冒出来的两团东西，我的腋下开始冒汗。

“你也在这儿睡？”他用那种没发育成熟的男性嗓音问我。

我很尴尬，我说是的，他又接着打量我，一点儿也不羞怯。

“你有十五岁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，我还没满十四岁呢。”

“但你看起来像有十五岁了，甚至更大。你长得真快。”他最后说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我出于礼貌，问了他一句。

“我快十八了，是家里的老大，已经开始打工了，但今天我不干活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今天老板不需要我，他需要时才叫我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在工地上当小工。”

“那你不上学了吗？”

“别跟我提学校！我初二就退学了，反正我也考不及格。”

我看到他结实的肌肉，坚实的肩膀。可能因为经常在外面干活，他胸口被太阳晒黑了，那里长出了一丛栗色的胸毛，更往上一点，脸也晒得黑黢黢的。他一定也是很快长起来的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我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成年男性的味道，并不让人讨厌。他左鬓角有一块鱼骨形的伤疤，可能是一处没缝合好的旧伤。

我们不再说话，他又盯着我的身体看，时不时会摆弄一下内裤，想调整到一个舒服的位置上。我想换衣服，但前一天我没把行李箱里的东西取出来，箱子在距离我几步远的地方，我得背对着他，才能走过去拿箱子。我期待着会发生点什么事。他的目光顺着我白色的背心向下移动，掠过我赤裸

的双腿，落在我紧抓地板的脚趾上。我不想转身。

母亲过来了，让他快点儿收拾，一个邻居正在找人去乡下做工。干完活，会送几箱熟番茄作为报偿，可以用来做番茄酱。

“你要想吃早饭的话，就和妹妹去买牛奶。”母亲吩咐我说，她极力使自己温和一点，但最后还是恢复了往常说话的语调。

弟弟在另一个房间里，他爬到我装鞋的那个包前，把鞋子都拿了出来，丢得到处都是。他轻轻咬了一只鞋，撇了撇嘴，好像咬了很苦的东西。阿德里亚娜跪在餐桌前的一张凳子上，在择中午要吃的豆角。

“你看看你，把那么好的豆角都扔了。”这时，母亲骂了她一句。

她并没有太在意。

“你快去洗漱啊，我们去买牛奶，我饿了。”她对我说。

我是最后一个用洗手间的，几个哥哥把水溅得到处都是，在地板上留下了鞋印和脚印。在我家，我从没见过地砖变成这副样子。我滑了一下，但像个芭蕾舞演员一样，马上稳住了自己，没有倒地。那年秋天，我确信自己再也不会上舞蹈课和游泳课了。